

# Red Rabbit



## 红兔

[美] 汤姆·克兰西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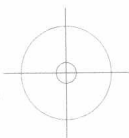
Tom Clancy

孙法理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Red  
Rabbit



# 红兔

[美] 汤姆·克兰西 著

Tom Clancy

孙法理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兔 / (美) 克兰西 (Clancy, T.) 著; 孙法理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3. 5

书名原文: Red Rabbit

ISBN 978 - 7 - 5327 - 6011 - 4

I. 红… II. ①克… ②孙…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31103 号

Tom Clancy

RED RABBIT

Copyright © 2002 BY RUBICON, INC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KE ASSOCIATES, LLC/ARTISTS MANAGEMENT GROUP, LLC (AMG)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2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STPH)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图字: 09 - 2009 - 426 号

红兔  
Red Rabbit

Tom Clancy  
汤姆·克兰西 著  
孙法理 译

出版统筹 赵武平  
责任编辑 陈 姝  
装帧设计 蔡立国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市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上海景条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21.25 插页 2 字数 420,000

2013年5月第1版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 - 7 - 5327 - 6011 - 4/I · 3570

定价: 59.00 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 T: 021 - 51002271

献给丹尼·欧和第 52 云梯消防队的队员们

英雄通常是最普通的人。

——亨利·戴维·梭罗

人生最重要的事是掌握让灵魂从善或从恶的艺术。

——毕达哥拉斯

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

——孔子

## 序曲 后花园

杰克觉得不安的是，快要开车了。他已经买了一辆 Jaguar（捷豹），当地人读作 jag-you-ah<sup>①</sup>，这发音他必须记住。他在经销商那里两次上车都走了左前门而不是右前门，经销商虽没笑他，他却认定他很想笑。好在瑞安<sup>②</sup>还没错上了乘客座，真出了洋相。这些他又得记住。靠左才是行车的正道，往右拐弯（而不是往左）就会撞上车流。郡际公路的左车道是慢车道，是跑汽车的高速路，他纠正了自己。墙上的插座也一律斜眼。虽然他付了豪华的房费，屋里却没有中央供暖系统，也没有空调，尽管在这里似乎用不着。气候并不是最热的，可水银柱一升到七十五度，就有人在路上倒下。杰克不知道华盛顿的气候对他们会怎么样。“疯狗和英国人”<sup>③</sup>的歌谣已成过去。

情况还可能更糟。好在他确实得到了一张通行证，可以到附近的格里纳姆公地上的空军基地军人服务社买食品。那地方又叫 PX<sup>④</sup>，至少还供应些像样的热狗和类似品牌货的东西，跟他在美国马里兰州的捷安特店里买到的差不多。

不协调音太多。英国的电视也不同，当然，他并不真正奢望有多少机会到荧屏前去枯坐。但是小萨莉的动画片总还是需要的。而且，即使你读着什么重要的东西，背景表演里那无心的闲谈也是一种安慰。电视新闻不太坏，报纸倒特别好，总的说来，比他在美国一般

能读到的好。但他仍然想念早晨那份《远方》，说不定《国际论坛》上能刊载，瑞安希望在火车站旁的报刊亭可以买到。棒球赛他总不能看断了档吧。

搬家工人——他提醒自己，其实是拆家工人——正在卡西的领导下吃力地忙碌着。这地方不坏，虽然比他们在佩里格林峭壁的房间小一些——那房已租给一位在海军军官学校教课的海军上校，听课的姑娘和小伙子都挺认真。这里的主卧室俯瞰一个大花园，似乎有四分之一英亩大。房地产经纪人介绍它时似乎特别卖劲。过去的历届房主对花园下了许多功夫，在几堵墙之间种满了玫瑰。主要是红玫瑰和白玫瑰，似乎是为了纪念兰开斯特和约克两大王室<sup>⑤</sup>的。两者之间还有粉红色的玫瑰，表明两个家族的融合和都铎王朝的建立，虽然那王朝随着伊丽莎白一世之死已经结束<sup>⑥</sup>，终于为一批新的保皇党让了路。对于后者瑞安倒有充分理由喜欢。

天气倒不坏。他们来到这个国家已经三天，完全没有下过雨。太阳升起很早，落山很晚。他还听说，到了冬天太阳还没有来得及升起就回头下山去了。他新认识的国务院朋友就告诉他，那漫漫长夜很可能叫孩子受不了，而萨莉正好在那年龄。她只有四岁零六个月。五个月的小杰克也许还注意不到这类问题。事实上他现在正在睡觉——由保姆玛格丽特·范德·贝克照顾着。保姆是个红发姑娘，

---

① 读音近似 jag you are, 你非常快活。

② 即前面的杰克。他姓瑞安，名约翰，约翰有个昵称是杰克。

③ *Mad Dogs and Englishmen*, 美国作曲家诺埃尔·考阿德(Noël Coward, 1899 - 1973) 的一首流行歌曲，其中有句唱道：“只有疯狗与英国人才会在正午时分顶着太阳外出”。

④ 平价供应处。

⑤ 英国皇室的两个家族，都是爱德华三世的后裔，为争夺王位进行了有名的“三十年战争”(1455—1485)。因传说两个家族分别以红(兰开斯特)白(约克)玫瑰为标志，故又称“玫瑰战争”。

⑥ 伊丽莎白一世死后，都铎王朝结束，王位传给了苏格兰王詹姆斯一世，是为斯图亚王朝之始。

南非一个卫理公会牧师的女儿。她是持有表现良好的推荐书来的……而且通过了大都会警察厅<sup>①</sup>的背景审查。保姆的问题整个地让卡西放不下心来。把自己的奶娃娃交给别人带，总像用指甲刮黑板一样，叫她牙碜。但那是这里颇受尊重的习俗，在一个叫做温斯顿·斯宾塞·丘吉尔的人身上收到过良好的效果。玛格丽特还经过巴兹尔的机构审查，她自己的机构事实上也是经过女皇陛下政府正式批准的。杰克提醒自己：事实上那批准没有任何意义。他来这里之前几周都在接受全面的情况介绍。“对手”（一个也在兰利使用的英国用语）不止一次地渗入过不列颠的情报人员之间。可中央情报局认为他们在兰利并没有得手。杰克对这事不能不感到奇怪：克格勃是个他妈的什么好东西！全世界的人都贪心，可苏联人出的价并不高呀，有的人就肯用卖花生的价出卖自己的灵魂和自由，而且不肯在衣服上戴一朵光荣的标志：我是叛徒。

在情况介绍里，最枯燥的是保密情况介绍。在杰克的家人里，父亲当过警察，可瑞安却一直不太理解他们那思维模式。从情报系统源源不断送来的废话中筛选出有分量的资料是一回事；在办公室里心怀疑虑地观察每个人，却又希望跟他们亲密合作则是另外一回事。他不知道那些人里是否也有人那样看他……很可能并不如此，他估计。他毕竟是以痛苦的方式交过费的，有他肩上几个灰白的伤疤为证。切萨皮克湾<sup>②</sup>那晚的噩梦还不算。在那梦里他的手枪怎么扣也不响；耳里总震响着卡西那疯狂恐怖的叫喊和警报声。那一仗他是胜利者，是吧？可为什么他在梦里的想法总不一样？说不定该去看看心理医生了。但是，正如老话所说，“既然去咨询室，早有神经病”……

---

① 即伦敦市警察厅。

② Chesapeake Bay，伸进美国马里兰州的海湾，通大西洋。



小萨莉在转着圈地跑，观察着自己的新卧室，欣赏着搬家工给她拼接新床。杰克不让自己碍事。卡西告诉过他，他是连管这类的事也不合格的，虽然他也有个工具箱，而装工具箱的包也是拆开得最早的——没有工具箱，美国男人就觉得自己不像个男子汉。搬家工当然有自己的工具箱。他们也受过军情六处的背景审查，以免受克格勃控制的特工在屋里安装窃听器——那可是不行的，老兄。

“屋主在哪里？”一个美国口音在问。瑞安到前厅来看是谁……

“丹！你身体好吧，鬼家伙？”

“在办公室里觉得无聊，和利兹来看看你们的情况。”果然，这位使馆法律专员身后就站着他的夫人利兹，美丽女王，联邦调查局夫人中长期受难的圣女。默里<sup>①</sup>夫人来到卡西面前，给了她一个姐妹式的拥抱，亲了亲她。两人随即去了花园。卡西当然喜欢玫瑰花，杰克觉得那倒不错。他的父亲占有了瑞安家族全部的园艺基因，却一点也没有遗传给孩子。默里盯着朋友看了看，“你的气色糟透了。”

“长时间的飞行和沉闷的本子搞的，”杰克解释。

“飞过来时你就没睡觉？”默里吃惊地问。

“飞机上还能睡觉？”瑞安回答。

“那有什么困难？”

“丹，坐在船上你还可以看见承载你的东西，飞机上可是什么也看不见。”

默里忍不住笑了。“最好的办法还是习惯于飞行，老兄，你得锻炼自己，以后你还得经常来回地飞的，一飞若干英里又回到杜勒斯机场。”

“我看是的，”说来奇怪，杰克接受这职务时竟没有认真考虑过这

---

<sup>①</sup> 就是丹。他叫丹·默里。默里夫人就是利兹。

个问题。愚蠢，他明白得太晚了。他一个月至少得飞去兰利一个来回。那对很不乐意飞行的客人真不是件愉快的事。

“家搬得还顺利吧？这帮人你可以信任，你知道。我在苏格兰场的朋友也都喜欢他们。其中一半还当过警察。”而警察，不用他说，当然比间谍可靠。

“浴室里没有窃听器么？太好了，”瑞安说。瑞安从到目前为止的短短经验里已清楚看出，在情报系统工作和在海军军校教历史有一点不同。都可能遇见窃听器，而那个窃听器却是通到巴兹尔的办公室里的……

“我知道，我也一样。不过那是好事。你会见到我很多东西的——如果你不嫌弃的话。”

瑞安疲倦地点了点头，勉强笑了笑。“好的，至少有人和我一起喝啤酒了。”

“喝酒是全国性的游戏。在酒店里办成的事比在办公室要多。酒店是乡村俱乐部在他们这儿的翻版。”

“这啤酒不太坏。”

“比我们在老家喝的尿水好。因此我已完全改变了信仰。”

“在兰利时他们告诉过我，说你替埃米尔·雅各布斯做过大量的脑力工作。”

“做了一些，”默里点点头，“事实是，我们做这类事比许多你们这类特工型的人强。搞行动的人还没有从七七年恢复过来。一时间是否能恢复我还没有把握。”

瑞安只好同意。“格里尔海军中将也是这样想的。鲍勃·里特很聪明，也许太聪明了一点——如果你理解我的意思的话。但是他在国会的朋友不够多，无法把他的帝国扩展到他所需要的程度。”

格里尔是中央情报局的主要分析家，里特是行动指挥。两人的意见常常相左。

“他们对里特的信任不如对情报副总指挥。那是十年前从教会委员会的混乱里带过来的。众议院似乎从来不记得那些行动是谁搞的，你知道。他们把负责的人封为圣徒，却把下面竭力执行负责人命令的部队钉上十字架——虽然那执行很糟糕，他妈的。那是否就是……”默里寻找着词语，“德国人所说的 schweinerei<sup>①</sup> 呢，没法子确切翻译，但是你明白，听上去就是那意思。”

杰克觉得好玩，哼了一声。“对，比乱七八糟好些。”

中央情报局刺杀菲德尔·卡斯特罗的计划就是在陶醉的时刻从司法部长办公室泄密的，出自伍迪·伍佩克嘴里。政客们效颦詹姆斯·邦德，有几分像三个丑角的故事。邦德这角色是个失败的英国特工写的。正如瑞安起初在伦敦，后来又在自己的寝室里所痛苦地体验到的：电影毕竟不是现实世界。

“那么，丹，事实上他们究竟好到了什么程度？”

“那几个英国人么？”默里带他来到前面的草地上。搬家工受的是军情六处培训——而默里是联邦调查局的。“巴兹尔是世界级水平，他能干到那么久，原因就在这里。他是个精明的外勤特工，头一个发现菲尔比的可疑动静就是他。而且你得记住，那时巴兹尔还是个嫩鸟儿呢。他善于搞行政工作，是我所遇见过的动脑筋最快的人。议会大厅甬道两边的政治家<sup>②</sup>都喜欢他，也相信他，这是很不容易的。他给我们的印象是，有点像胡佛，却不搞性格崇拜那一套。我喜欢巴兹尔，是个很好的合作伙伴。而巴兹尔也很喜欢你，杰克。”

“为什么？”瑞安问，“我并没有做出多大的成绩呀。”

“他有双能发现人才的眼睛。他认为你有恰当的条件。你去年梦想抓住安全工作漏洞，设圈套逮金丝雀，既救头头，又不伤害自己。

---

① 德语，颠三倒四。

② 国会大厅对立两派的政治家。

你那主意他就很欣赏，你知道。你马上就要在世纪大厦走红了，知道么？如果你把这角色演下去，在特工行当里肯定是前程似锦。”

“太好了，”不过，瑞安不完全有把握自己希望那样，“丹，我是个从股票经纪人改行的历史老师，你记得，是吧？”

“杰克，可那已是过去的事。向前看吧，你行么？在美林公司时，你是很善于选股的。”

“钱我倒是赚了几个，”瑞安承认。事实上他赚到的很多，而且皮包还在继续膨胀。在美国，华尔街的人一个个吃得脑满肠肥。

“因此，把你那头脑用到确实重要的事情上来吧，”丹建议，“我不愿意告诉你，杰克，可情报圈子里真有头脑的人并不多，这情况我很了解，我毕竟是在这里工作的。这里有许多懒汉，有许多小有才气的人，可要说明星么，却他妈的风毛麟角，而你，老兄，倒真是才华横溢，有希望成为明星的。吉姆·格里尔这样想，巴兹尔也这样想。你不愿进入麻烦圈子，我也一样。我没有留在费城河滨路抓抢银行的强盗，也是因为这个。但是，我玩市场并没有赚到过上百万的家产。”

“运气好并不能让你成为伟人，丹。唔，卡西的爸爸乔赚到的就比我这一辈子能赚到的多了许多，但他是个又顽固又傲慢的混蛋。”

“可你让他女儿当上了爵士夫人，对吧？”

杰克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对，我想是这样的。”

“就凭那，你就可以在这里敲开许多家的大门，杰克。英国人就是喜欢他们那些称号。”他停了停，说，“我拽你们出去喝几杯怎么样？山上有家酒店，挺不错的，叫‘吉卜赛飞蛾’。这搬家的事能把逼疯的，麻烦得几乎像新修一幢房子。”

他的办公室在中央的地下室第一层。那是一种安全措施，没有人向他解释过。但是他后来发现，在主要敌人的首脑部门里也有一个跟这办公室准确对应的房间。那房间在那儿叫作墨丘利，即神灵

的信使。墨丘利是个能干的神，如果他的国家也接受神的观念的话。这里的信息通过密码员和译码员传递到他桌上，由他检查内容和密码词语后，分别交付有关的办公室和人员去行动。信息从楼上返回后，再由他分送其他方面。交通也分别有固定的路线。一般上午是送入的文件，下午是送出的文件。枯燥部分当然是密码翻译。因为许多外勤人员都使用一次性的密码本，那都是独一无二的。那些唯一的本子的复本都放在他右侧的一组房里。那里的人员传递和保存种种秘密，从意大利国会议员的性生活到负责美国核打击计划精确定位的人员的秘密。

奇怪的是，他们谁也不谈自己做了什么，翻译了什么，无论是送进的或是送出的。工作人员都很不在乎。也许聘用他们时就考虑过他们这种心理因素——他自己也不会感到意外。这个机构是多位天才为机器人专门设计的。如果有人真能制造这类机器人，他也肯定机器人会被用到这里来，因为你可以相信：机器不会离开设计的道路太远。

机器不会思考，但对他的工作而言，如果那机构要起作用（它必须起作用），思考和记忆又都很有用。那是盾和剑，而盾和剑都是国家需要的。他有点像个邮政局长，必须记住从他那里经过的一切——他并不全知道，但比这座大楼大部分人知道得多多了：行动的名称，地址，往往还包括其任务和要求。外勤工作人员的真实姓名和面孔他一般不会知道，但他知道他们的目标和招募到的特工的密码名，也大体知道他们需要特工提供什么情报。

他在这个部门已经工作了九年半，从一九七三年就开始了。他刚从莫斯科国立大学毕业获得数学学位，克格勃星探就发现了他那受过严格训练的头脑。他象棋下得特别好，正是象棋锻炼了他的记忆力，他认为。他对古代大师的棋谱很有研究，因此知道在特定的棋局里，下一步的走法。事实上他也曾考虑过以象棋为终身事业。但

他虽下过工夫，却似乎还不够刻苦。鲍里斯·斯帕斯基那时还是个小青年，却净赢了他六盘，加上两次苦斗打成的平手。从此他对荣誉、财富和……旅游的希望就破灭了，只好坐到办公桌后叹气。为了旅游他研究过地理书。他闭上眼就能见到那些镜头，主要是黑白的：威尼斯的大运河，伦敦的摄政王街，里约热内卢壮观的科帕卡帕纳海滩，还有珠穆朗玛峰的景色——他才学走路时希拉里已登上过它的峰顶……这些地方他是永远别想见到了，永远见不到了。凭他那接触范围和他那安全幅度，休想了，克格勃对他那类人非常仔细。是从痛苦中吸取了教训的，对谁都不信任。他的国家是怎么了？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想逃离？可为什么又有好几百万人为了那祖国而战斗，而牺牲？他被免除了兵役，那是因为他的数学和棋艺潜力，然后又因为他被捷尔任斯基广场二号起用了，他估计。随之而到手的是在新近修成的大楼里的一套房屋，足足有七十五平米。还有军队的官阶，获得少校军衔后才几周又成了优秀校官。总而言之，都不算太坏。尤其好的是，他现在的薪水开始用卢布券支付，可以到内部商店购买西方消费品了。其中最珍贵的是紧俏商品，那是他妻子最欣赏的。他很快就可以有资格列入内部名单，赶上沙皇时代的皇子皇孙了。遥望长梯，我真不知还能爬到多高。但他跟沙皇不同，不是靠血统而是靠功劳走到这一步的。这很能满足他那好汉子心理，翟泽夫少校觉得。

是的，他是靠努力升迁到目前这地位的，这一点很重要。因此他才得以掌握了机密。比如眼前这机密吧：一个特工，代号卡修斯，一个住在华盛顿的美国人，似乎可以接近宝贵的政治情报。那些情报受到五楼人的重视，也常得到美加学会专家们的支持——那是个研究美国茶叶的学会。加拿大除了参加美国防空体系之外，并不受克格勃重视，因为他们有些资深政治家并不喜欢南边那个强大的邻国——也许这只是驻渥太华站的特工常告诉楼上他那些上级的

话吧。

翟泽夫常常想不通，波兰人也可能不喜欢他们东边的邻居，却往往对那邻居言听计从——上个月驻华沙站的特工就在汇报里怀着并不掩饰的高兴，报告了一句令头脑发热的联合工会不高兴的话：伊戈尔·阿列克谢耶夫斯基·托马切夫斯基骂他们是“反革命渣滓”。那位上校是被认作一颗正在上升的新星的，值得派驻西方。西方才是真正优秀的人才去的地方。

开出城去的两英里半以外，埃德·福利第一个进了大门，他的妻子帕特利夏牵着小埃迪的手跟在后面。埃迪的蓝眼睛睁得大大的，充满幼儿的好奇。但就在此刻这位四岁半的孩子却发现，莫斯科并不是迪斯尼乐园。文化冲击正像雷神索尔的神锤一样沉重地砸到他身上。不过，那也可以扩大他几分眼界，他爸爸妈妈心想。他们自己也一样。

“唔，哼，”埃德·福利望了第一眼就说。这地方以前是个大使馆的领事级官员住的。那人至少曾经努力打扫过这地方，无疑还有苏联用人帮忙。都是苏联政府派来的，都很勤快……对双方的上级都勤快。埃德和帕特在登上泛美航空公司的飞机作长途飞行，飞离肯尼迪机场来莫斯科前，曾听过几个星期的情况介绍，不，是几个月的情况介绍。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家了，呃？”埃德力求公正地说。

“欢迎来到莫斯科，”迈克·巴恩斯对新来的人说。这是另一位领事级的官员。一位正在仕途攀升的外交官。他本周的任务就是做大使馆的接待员，“这屋子的上一个住户是查理·伍斯特，是个好人，现在回雾谷<sup>①</sup>去了，正赶上那里夏季的闷热。”

---

<sup>①</sup> Foggy Bottom，对美国国务院的谑称。

“这儿的夏季怎么样？”玛丽·帕特问。

“莫斯科跟明尼阿波利斯差不多，”巴恩斯回答，“并不真热，湿度也不错。事实上冬天还没有那边冷——我是在明尼阿波利斯长大的，”他解释，“当然，德国部队或是拿破仑可能不赞成我的意见。不过，谁也没有说过莫斯科可能像巴黎，对不对？”

“对，他们告诉过我这儿的夜生活，”埃德格格一笑，这对他倒是好的。在巴黎他们不需要秘密站长。而这次安排的却是最成熟也最优厚的差使，是他从没有想到过的。去保加利亚，说不定可以，但保加利亚并不是野兽的腹心部分。他在德黑兰时一定给了鲍勃·里特深刻的印象。感谢上帝，玛丽·帕特怀上埃迪又生了下来，于是他们错过了去伊朗接管的时间。错过了多久？三个礼拜么？那次的怀孕很麻烦。玛丽·帕特的医生坚持要她回纽约生孩子。孩子是上帝的礼物嘛，这话不错……何况，那还能让埃迪成为纽约人，而埃迪也很想孩子从生下来就对扬基队和巡骑队<sup>①</sup>入迷。除了职务上的东西，这次任命里最好的结果是：他可以就在莫斯科看到世界上最精彩的冰球比赛——什么芭蕾舞、交响乐，全都滚蛋吧。这些混蛋滑起冰来却真他妈的棒极了。遗憾的是，苏联人不懂得棒球，那东西对乡巴佬很可能太高深，光是投球手法的选择他们就琢磨不过来……

“并不是太好……”玛丽·帕特望着一扇有裂缝的窗户说。他们住在六楼。至少汽车噪声不会太大。外侨区，犹太人区，都有围墙和警卫。苏联人坚持说那是为了保护他们，但是，在莫斯科袭击外国人的街头犯罪并不是问题。按法律规定，一般的苏联公民是禁止持有外币的，也很难以任何方式使用外币。因此对美国人或法国人进行街头袭击不会有什么好处。外国人也不会被认错，因为他们的衣着显然不同，几乎像乌鸦群里的孔雀。

---

<sup>①</sup> 美国著名的两支冰球队。



“你好!”是英国腔调,一张红润的面孔随之出现,“我们是你们的邻居。尼格儿·海多克和彭尼·海多克,”那面孔的主人说。他大约四十五岁,高挑瘦削,头发过早地花白了,稀疏了。他那位比他年轻漂亮(却也相称)的夫人随即出现了,端来了一盘三明治和表示友情的白酒。

“你一定就是埃德了,”淡黄色头发的海多克太太说。这时埃德·福利注意到了她的孕妇服。从她那样子看去,已经怀了六个月。看来情况介绍的每个细节都正确。福利相信中央情报局,但他也学习过:对每件东西都要严格检查,从同一楼层的居民情况直到厕所冲水是否可靠。尤其是在莫斯科,这样想着他就往卫生间走去。尼格儿也跟着去了。

“这儿的水电设备使用起来都很正常,只是噪音很大。可是没有人投诉,”海多克解释道。

埃德·福利一拧龙头,果然噪音很大。

“自己安装的。多少算个勤杂工吧,你看,”他说,然后又更平静地说,“在这地方要小心自己在什么地点说话,埃德。窃听器到处都有,他妈的,尤其是在寝室里。苏联人很混蛋,好像喜欢数我们的高潮。彭尼和我设法不让他们失望。”一个狡猾的笑,“对,到某些城市你还得把夜生活也带了去。”

“来这儿两年了?”卫生间的水似乎流不完。福利很想揭开水箱看看海多克是否用什么特别的東西换掉过零件。可他又觉得用不着自己去检查。

“已经二十九个月,再有七个月就行了。这是个工作很热闹的地方。我肯定他们告诉过你,你到哪儿都会有个方便的‘朋友’跟着。可别低估他们。二总署的人都受过全面训练……”厕所里的水还在流。海多克改变了口气。“莲蓬头——热水,是可靠的。但管子哒哒响,跟我们那套房里一样……”他拧拧水龙头,演示给大家看,确实哒